石倉文稿

石倉文稿卷之一

閩中曹學佺著

毛詩鳥獸草木疏序

夫詩蓋有草木鳥獸蟲魚疏云鄭夾漈以爲晉陸機撰通考據崇文總目以爲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陳振孫曰按陸氏釋文斷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者唐陸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間亦用之至孔疏呂記太平御覽諸書多

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來掛萬之誚附詩釋詛背通儒之致馬氏鄭氏均病之焉里人吳君悼其失傳收諸散見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爲三十昔但附詩今實博采矣于是名曰毛詩鳥獸草木攷焉其曰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毛萇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者蓋夫子標多識之目而國風首關雎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凌奪如野有死鹿先舉國風呦呦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當廣者如草木

之外而有竹穀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又有當附者如馬之類而有騏驥犬之類而有盧猨是也其體則本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而爲之也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儒注疏而爲之也其博采諸家仍存名氏則本呂伯恭讀詩記而爲之也書成愚得寓目焉曰噫備矣詩三百篇古今說者紛紛不一詩之删也太史公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頴達謂書傳所引之詩在

多逸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而去九也朱文公曰三百篇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馬貴與謂審如是說則詩原未嘗刪何以有諸逸詩也詩之序也相承謂子夏所創而毛公及衛敬仲加潤色之矣王介甫謂詩人所自製葉夢得謂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何抗之使高也韓昌黎嘗以三事疑其非而朱晦翁則極力排斥之謂爲後人所妄作又何抑之使卑也詩之疏也自陸璣始人議其略穎達之書

于郊社宗廟刑名度數罔不周備而元豐格焉歐陽詩譜以爲絳州得之古本及自補十五篇極搜僻矣然不信符命至疑玄鳥生民爲誣何其固也浚儀詩攷以爲本諸說文爾雅諸書萃爲一編稱知要矣然不取毛序必欲衆攷齊魯韓三家而後信何其迂也之數公者皆褎然大儒而蔚然名家者也是此非彼未有定論後之學者何所折衷愚不敏竊謂一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公所謂取其施於禮義者近之語往

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爲子夏所作者近之述而不作多聞闕疑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删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會乎删之意而後可與言序必會乎序之意而後可與言跡今吳君之跡必本諸序猶乎作序者即欲強解逸詩一篇不可得也然林宗伯少子世壓本王應麟之詩傳圖要作人物考三十卷陳紊戎第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音四卷與吳君

雨皆閩郡人爲一時之盛云

周易象通序

余不佞雖以易起家然但事于章句訓詁之學而已而其于精義無當也後因習静山寺取乾坤卦而讀之乃知大易盡于此矣古注易不下數百家大都漢王釋而宋王通多聞闕疑者耳未有以繫辭說易也秦皇煽虐以易為卜筮之書留之此語相傳從來已久而朱子始用卜筮耑易矣今之家誦而戸習者朱子也盖嘗論之不但易不耑卜而卜亦不耑易如卜而耑以易

也則聖人爻象未成時何取又雜觀諸卜筮之書其用易豈易正觧哉左氏之用詩書也其義曰借而歷代之論天文五行必附會于時政其故可知矣一書之成必有凡例盖做于易之繫辭焉繫者如物之懸于空中而人先見之矣說易而不本之繫辭如挈衣而不得其領者也繫詞不云乎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詞也此夫子直自道其韋編三絕耳豈俟卜筮哉易卦爻皆序也卦爻詞皆象也陰

相生貞悔相承此天生成之而世人何莫猶是也故宜安天垂象見吉凶易天也天何言哉特名其似者而巳故或取諸人或取諸物而有時正吉之亦象也又有象中之象不可不知也故即詞即象也君子曰吾不出牖而知天道何樂焉樂斯玩玩斯无窮矣夫子之小象必叶諸韵贊之之類也玩味之不足則詠歎之矣而其于占何謂也曰卦曰爻曰象燦然備矣余有事而卜焉易爲主而占者爲客也如耴火于日耴

水于月至是矣本義分象占爲二至以讀爲象
以句爲占吾不知其何謂也夫易之始于一畫
固也則其卦之所重者可想矣易者易情以就
理之謂也而其卦爻詞之所重者又可想矣內
卦爲貞外卦爲悔貞者从卜从鼎言如鼎之鎭
重而不移也且鼎以足耴在下之之義也悔者
从卜从每言其爲內卦所覆被而晦也物晦則
變矣譬之人初在內爲始胎三則人形已成將
離內而外上爻是老而幾化也故聖人于初及

三併致敬慎危懼之意而其于上爻也多開以窮極自善之門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之謂也吉者凶之反也亨者不利之反也悔者吝之反也惟无咎爲獨何以故吉从士从口言其爲賢人之所稱也亨者言其爲上下之所相享也悔與吝有幾焉夫人孰无過内自訟則爲悔文之口則爲吝矣悔者心之所不安而理之所甚安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夫子不敢自當焉而曰假我數年以

學易可以无大過矣吉與亨其機猶懸諸人曰
元吉曰元亨言其本自如是抑亦有天幸也易
主義理而非以禍福之謂也盖以乾坤論之乾
健也坤順也健者純理而氣塞于兩間矣故元
亨利貞无別詞也未有元亨而不利貞者也大
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言其如金玉之物
而毛髮不能爲之間也順則宜有漸次亦能違
矣馬首昂上而視下承重致遠順爲人役也牝
馬猶然況其牡乎曰得主得朋斯安之而已安

者爲貞貞即順也斯爲君子所稱而吉矣初九曰潛龍勿用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愼也九三不曰龍而曰君子言其爲乾之主人也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係諸子以自強不息也六三曰含章可貞即稱牝馬之貞也或從王事即得主得朋之謂也九二則曰利見六二則曰不習无不利九四六四但曰躍之括之而已而俱可以无咎蓋必有初之愼而後有二之利有三之危與貞而後四可以无過此理勢之所必至

也夫五則已亨其成矣是德盛而事暢之時也然稍任其情之所適而不妙以理則必爲亢爲戰故有用九用六者焉用者言其用九與六而不爲物所用也見群龍无首則忘其健矣利永貞明其一于順也然惟乾坤爲能之曰亢龍曰龍戰龍者可以死生而屈伸之物也而他卦無是矣是安可不早自計也朱子主卜筮故主禍福不無于易之體與象重者反輕而輕者反重焉今沿之爲舉子業以售者爲福而不售者爲

禍往往以初爲白衣之士二爲臣而五爲君三四爲震主之地六爲奉朝請怨望之人是又去朱子遠甚故愚以朱子爲主卜筮而寔不知乎卜筮今訓詁爲遵朱子而寔有悖于朱子者也豫章友人欒儀氏作周易象通一書余讀之而大有當其道主變其說順乎本文而不爲穿鑿大要本之繫辭故近是愚嘗謂人必傳極天下之書而始可以語易又必其中空洞无物而始可以語易之妙夫是于欒儀氏其殆庶幾乎其

殆庶幾乎

晉安逸志序

予社中以詩名而加意於攷核故實叅驗來茲者無如女翔氏女翔所著書非一茲復成一編曰晉安逸志閩中有新舊志二種斐然成章矣逸者以補乎其所未備也或以耳目之不及則在挂漏之例或以事體之不經則在删黜之例此志之不能不逸而逸志之不可無作也予微異好恠之癖不減于女翔但未免道聽塗說而已女翔則得尺得寸便為已有浸淫而成書夫

旹朝夕之故與女翔未脫稿時徐惟和先序之
惟和亦著有閩中舊事未成一簣噫已矣昔者
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季漢書序

季漢書者取陳壽之三國志釐正之而爲書也前後未有以史名志志者倣于九丘之義言無統也曰書則其統存統存則漢存也或曰春秋者魯國之史不聞孔子系以周也曰魯周公之所封也春秋者年月之謂也其年月則天王之正朔也春秋之上亦未嘗系以魯也周公之意深且遠矣孔子之春秋盖本于周公之意也夫陳壽之失政在詘漢爲蜀耳統虛位也漢封域

也高祖起帝業于漢中故稱漢耳使楚有天下則漢固不得爲統也壽卽漢昭烈不失其爲三國也左思之三都賦袁宏之名臣賛皆仍蜀號人心忿忿于是壽爲戎首耳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事何以桓文也當時周天子若綴旒然而魯守府之君也安得有事卽有事何足書桓文諸侯之霸所有事而列國從之者也其事以尊周室爲名而其心有所不暇計也夫文何以史也史者周

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也闕文則幸文勝則憂
夫子盖兢兢于是矣烏其易而其義又何以獨
取也義者天下萬世之公義卽周與魯亦不得
而私之者也有時以文武周公之道而責周魯
其將焉辭故春秋未嘗爲周魯諱也何况桓文
何况列國是行天之權而鬼神之所凛凛也夫
子于是有知我罪我之思焉春秋之法最可以
律三國以事爲桓文之事卽詳魏吳可也以義
爲孔子之義卽短昭烈亦可也惟是史才壽無

媿色簡質敘事寔爲可觀然魯史不脩則恐紕謬亦多矣此季漢書之所爲作也其曰孝獻昭烈一可當周之赧一可當周之魯庶幾哉是言也曰帝紀明其繼統者也雖祭則寡人而南面而立雖偏安一隅而不絕如綫則所必尊也曰內傳明其翼統者也雖或閱于墻而外禦其侮雖濡跡權門而乃心王室則所不弃也曰世家曰載記明其奸統者也雖名爲勤王而非我族類雖巳上尊號而天無二日則所必斥也曰外

傳雜傳又明其不相統之人也雖畢智竭謀而各爲其主雖蔚有辭令而經國無當則所不論也或以内傳而入孔苟不無牽合本傳而入裴注間露成心則未察乎作者之指矣夫矯枉過正亦理所然欲挽其重曷遺餘力之有聖人之言平常而使人悟賢者執權衡以稱物而時高下其手要之有所裨益于世道非爲巳私也作者謝陛少連新安人蓋習于史者也

劍家序

古者文事必有武備其道未始分之爲兩也後世學書不成去而學劍觀舞劍器草法遂神則但目爲英雄故態書奴狂癖耳顧惟詞章家往往好談劍豈徒以芙容之美易襲而蒯緱之病相憐乎夫劍之爲物其取精也多而用物也弘矣天地是一大冶而鉤金勺水非名山川不與焉彼所稱注星旁斗指日而偃月者脫非精氣之相屬烏能格也夫合天地山川日月星斗之

物而爲物雖欲不文得乎則又必智者善取而
良工巳自心苦而後男女成之寶玉相之所謂
合天地山川日月星斗以成文者斯爲我有故
以劍之之道譬諸詞章爲過半矣劍成亦有遇
有不遇焉武帝讀子虛之賦而曰朕獨不得與
此人同時哉庖丁日解十二牛而刃若新發於
硎必如是而後藏者可用用者可藏也今詞章
家之說劍如隔河而望牛女焉過屠門而大嚼
耳安可遽歸咎于術之不利夫荆卿亦豈遂以

術貶俠哉予至吳冶城已爲黃冠羽士之所棲託又適越溪焉漁父時得一二寸銅而不能易斗粟今去此豊城才數舍亦未有紫氣逼人也適姑蘇友人錢簡棲氏以劍策授予得讀之正若飢渴之於飲食其世自軒轅而至五代其人自皇帝而至方技其書自經傳而至小說罔不漁獵陶鑄而成一家言夫惟劍之之道爲取精多而用物弘也者則說劍者又安得以學一先生之語而沾沾自喜者乎故又以說劍而徵

簡栖之詞章亦過半矣或曰劍而系之以策何也曰自古有以策名戰國者矣劍者戰之屬也帝王佩之以辟凶邪君子服之以表德剛有耴于扶陽抑陰之義也故曰國不可以忘戰乎又聞之五兵之方而劍居西金長庚一星耿耿倍昔世方太平安得有此其抑在錢氏之書乎

相公張老師彙刻壽章序

夫詞家以善祝爲最難則謂其多溢美之言也祝壽何始昉于詩之岡陵川日而華封人之多壽者乎壽者受也有取于授受之義古以奉而通受如曰千金爲壽是也然壽之千金不如壽之一言自古記之矣則壽顧不重與而其多溢美之詞者何斯其人未足以受之也如器焉不能受斯溢矣然而受之之道亦未易言矣若吾師相公之于天下盖無一日而不主受也夫人

之相與有君臣焉有朋友焉臣之于君無所不受坤道也朋友則曰先施之未能謙道也謙斯虛虛斯受矣吾師之爲學日惟恐其不足也其爲相及在田野時亦惟如是所共人孶孶以勸勉耳仕之道七十懸車孔子稱七十而從心不踰矩夫不踰矩即學也衛武公九十而好學不倦黃帝師于廣成子而問道焉彼壽不與學爲相終始哉吾師方七十海內名公鉅卿及門下士皆有言言人人殊讀之藹如也夫必有所授

于人則不期受而受焉有所以文天下而後天下之文歸焉吾師之學如是也亦各自見其仁智耳奚其溢易之言曰觀乎人文而化成天下夫如是則吾師之所以爲相業者亦可槪見矣

刻緯略序

夫均之一書耳十人誦讀之而一人拈出則九人相顧而莫知所以也然一人拈出則九人者終身誦之也豈非所謂耳根易入而淹貫者難爲功乎予謂前人讀書率有私記浸淫成帙𦔮而列之則爲彚書若雜亂無序則曰聞曰記曰錄云爾此終其身習用之不可以示人人見之掩口笑者正所稱秘以爲寶者也如蔡中郎帳中之秘人必測度以爲異書及取論衡而讀之

則亦何足秘之有雜錄諸書宋時爲盛有會稽
高續古似孫所著曰經史子略已行之世曰緯
略未有刻本以緯言者似欲其續有所得彙之
而成編也或以補乎經史子之所未備也但經
史子略予亦未之見及查緯略通考多引用之
而不傳何耶金陵焦弱矦太史素愛此書予從
張以恒借其抄本以恒另寫一帙兼有補遺如
世說引用書目及李唐開科之類甚詳且原本
多訛太史復從續古所採諸書校之無害于册

泊攜李姚未祥見過問得異書不予出緯略示
之因語諸沈汝納有同好焉授之梓而屬予爲
序噫是安得經史子略而併刻之

唐歐陽先生文集序

癸卯冬予再游溫陵之石室友人徐輿公偕焉石室爲唐歐陽行周先生讀書處也越三年輿公攜先生集于金陵謀更梓之不肖論次其事曰士之立言非自成一家而與海内賢豪長者游則不能傳于世有唐貞元去此數百載矣其文之足以傳不至泯泯非無以也先生之文辭簡質奇崛不事沿襲且令人詳玩之詎不斌斌乎出入經史間哉爲之師者有常觀察袞陸宣

公贊焉爲之友者有韓文公愈李文公翺若崔羣李絳之倫焉爲之門生故舊有徐狀元晦李中丞貽孫焉爲之子從子及孫有曰價曰秬曰澥焉所謂美弗彰而盛弗傳者無此患也然撮其至要尤在於韓哀辭題語大非常情想以韓之交游如崔羣李觀陽城劉伉諸君子心誠好之矣而著作不少概見又如張籍孟郊賈島李賀諸君子有著作矣而調未必合故當其時與韓之分曹而立者其栁栁州乎而步趨不失尺

寸者其唯先生乎觀二公之鴛驥吟相須因甚
敗也先生至性孝友人無間言而篤于意氣好
持議論推引同類以欲有所竪立于世不特文
辭而已唯太原函髻一節議者紛紛未有定論
不肖竊謂闈試而後薄遊太原先生未入仕也
即仕矣而唐時未嘗置禁也他如樂津北樓絶
句及聞唱涼州詩皆因偶有所見而心悦之形
諸諷詠亦風人之致大都如是耳其以爲鍾情
溺惑一慟而亡者則好事之談也又以爲高城

不見漫無所指者亦拘方之論也韓之哀辭曰
貞元八年春與詹同考試登第自後詹數歸閩
中及十五年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
下舉予爲博士如是則先生仕之日少而歸之
日多非戀戀于膝下而二尊人者迫之使出耶
又安見其爲溺于婦人女子之壹鬱愉年以死
也故予友與公編次先生文自貞元五年曲江
池記至十五年韓城縣西尉廳記止歷歷有徵
併宋祈文藝傳已下附錄于左使觀者審焉

嵇氏族譜序

或問司理嵇公之修族譜也奚乎曰奚予不待卒業而知之也曰何以曰以義例曰義例云何曰所列有世系行第焉有大傳外傳焉有祀田文乘焉或曰嵇之有氏也以夏之季杼封於會稽始其後漢時徙譙郡嵇山者改爲嵇氏即晉中散之先亦嘗改之矣獨不可祖以爲祖乎曰其始則可得而言矣中不無斷續焉吾知夫伯八公之至今猶一日也皇帝之世則若存亡恍

恊史氏闕之而家乘何莫猶是也或曰行第之以鄉三物稱也無而忽起不爲駭乎以後加先不爲僭乎曰即翼世系意也慮夫永久之後則今日之嵇安知不爲夏氏漢晉也者惟有成數焉則世世罔越矣是所謂禮以義起也且子孫無可犯先諱亦告而卜之矣奚其僭或曰大傳是嵇氏之表表者也子亦曷論其世乎曰方伯八公之遷漵溪也與俗耕作誦讀相志而不知是擊壤之遺乎存仁柳庄而下則往往善積而善

散富而好行其德者也至竹軒公乃更以義自豪出入乘馬里中人望其來則引伏道左俟公馳騎過乃行於是遠近訟者皆願赴質成公一語立解間設酒食具接殷勤之歡有所陳乞輒厭其意而去後里有人故駭公馬公斥令撲之其族滐惡遂夜自椎殺若人告令以宿銜欲危論公死大抵善利於陰爲之耳若明以自居則有所不及而致仇反禍隨之故公以馬雄亦以馬敗此勢也而南陽公自不得不變爲謙謹

其斤斤篤實君子乎彼百計而脫父於難習見
夫獄吏尊貴何忍以弟逮嘗直自詣而已身先
而教子弟不盡作寒士風味不止然持巳太峻
卒挂於物議而黜久之乃得白夫跡二公之所
爲以財發身身將殆爲善近名名將辱易不云
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嵇氏之爲善者非一朝
夕矣始乎簡卒乎泰旣張之復翕之竟不得一
受報豈造物務令人懼哉吾乃知積矣少南公
自受業以至爲政無日非南陽公指司理公述

之亦無一日而非積也夫少南及司理已相繼貴顯猶不任報積之不已則自伯八公而下有基無壞哉嵇氏方興烏暇及餘矣此寻是以論其世也或曰外傳曷取也曰易云家人利女貞婦人平常時主中饋而已不幸則見節節者貞之可見者也沈氏孫氏君子取節焉可也其傳則外而人則内也或曰祀田曷記曰古者士三月無君則弔盖重不祭也祭必取於田焉我明之制祭四代而止有田則可合私也而所以

爲祭者公也惟重故記或曰曷爲其志藝文也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先人之骨朽矣其平日嚬笑舉止之何如傍有述之則跪而聽焉如見也而況筆之爲書精神手澤具在與夫人之所以文吾祖宗者亦可以互稽者乎湮没散失後人罪也或曰嵇氏之譜衆善備矣有一言而蓋之者乎曰眞而已無始之時俄而有身俄而有子孫世法種種具焉皆我自爲之也自爲之者眞也今譜中之不疑附不溢美皆求其眞者也眞斯善善斯傳矣

唐黃御史集序

既竣歐陽四門集復取黃文江御史合刻之按通志歐陽詹與黃璞齊名御史諱滔璞之從弟也故御史有寄從兄璞詩璞仕而隱者也所著有霧居子初僕官人後與御史俱遷莆以所居爲黃巷示不忘舊御史之詩曰縱徵終不起相與避烟塵又曰新詩說人盡舊宅落花頻情可見矣御史讀書在福平山之靈嵒寺其碑有云貞元中侍御史林公藻與水部員外郎蘊洎茲

業文歐陽四門捨泉山而葬焉仍注詹與王式
書云莆陽讀書即玆寺也愚考歐陽之蜀門與
林蘊分路後詩曰村步如延壽川源似福平注
福平即予之别墅在焉如是則歐陽之于莆非
一日矣御史自叙葺齋東峰者十年後二十四
年于舉場始忝甲第計貞元距乾寧凡百年有
奇御史晚成而四門早逝杳不相及而璞之所
爲齋名亦後先踵起云爾察其意似欲以名士
厚于詹也陳振孫惡其汚蔑賢者曰黃璞何人

斯豈未之考耶御史文瞻蔚有典則詩清淳丰
潤若與人對語和氣郁郁在洪景盧已爲確論
而楊廷秀摘其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等句
尤足以膾炙人口者然其集罕傳問之名不甚
識也諸家選詩槩所未見獨丹鉛錄載其長門
一賦誠不能傲之以所不知爾今與歐陽集竝
刻之不患傳之不廣矣

蒼霞集序

夫文者官天地而府萬物之具也入于毫芒而出于八極之表者也夫子一言以蔽之曰辭達而已矣子貢言語之科曰賜也達沈約之言亦欲使人易見事易識字易誦者焉如是則文之所重者可想矣直而順者達之之所趨也鬱而逆者達之之背馳也然亦有說焉使不壹鬱之于衷則何以宣而爲言不委蛇之于勢則何以衍而成章故鯤化鵬運必以六月息者氣爲之

也長江大河不能不一曲者勢使然也我　明崇重文教二百餘年間作者彬彬稱盛矣要而論之何以不古若也其弊有四夫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漢人上封事必借秦爲喻所從來矣今謂非左史兩漢不可用至唐宋勝國不一寓目焉一也且敘事與議論岐而爲兩不能反復交互二也好以古人之事傅會今人使讀之難辨三也非溢美之言則多隱譏之語爲諛爲詆四也前乎二者之弊北地毘陵不能免也後乎

二者之弊濟南弇州不能免也而况其凡者乎我少竽先生之文根本六經而上下古今得失之林取材則博稱譬則近是曰是非曰非不相假借也令人則令人古人則古人不强文致也其以嘉謀嘉猷而入告者即以忠厚告人者也其畫九邊四夷利害强弱不可更僕數者即在乎區蓋之間者也庶幾哉免于四弊而求其所爲三易者焉可以謂之達矣先生不以不肖爲無所知識毋進而與之言若有當于心者去年

序不肖文過自貶抑以推許焉今袁刻集成命不肖序之夫先生之辭達矣有所以達者夫子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先生誠心直道物得其宜且不自滿假有謙謙君子之吉焉固宜其發之爲辭者如是也若曰不肖烏足以知之則夫子之言豈欺我哉謹叙

六李集序

夫詩之爲物非可以一人治也又非可以一蹴至也故有棲神寂莫應變俄頃心若枯木動若脫丸叩其思與機則然耳若夫揚榷風雅肆力不朽則必有切焉磋焉而後謂之詩諷焉詠焉而後謂之詩此倡而彼和厚積而徐發之之謂詩也是故詩之道非可興可觀可羣者乎苟無興觀與羣則易入于怨矣又非邇可以事父而遠可以事君者乎若舍夫君臣父子則又草木

之與居而鳥獸之與羣矣夫聖人非教人怨也亦非教人之屑屑于逐物也蓋悲乎人生之不齊而遇之不可以必聊使其情之有所寄焉爾寄怨于詩則怨而不怒也寄情于物則夭者喬者嚶者鳴者而皆吾性天之所發也詩人之論曰詩窮而工又曰三百篇皆發憤所爲作也而世之輕詩人者不過曰花鳥之伶官也烟雲之過客也而不切于事理噫是之爲論見標而忘本偏而不得其正旨也唯夫修己而不怨天自

厚而薄責人君子之事也齊乎不齊物物而不
物于物達者之事也而後其溫厚和平之物冲
夷閒曠之懷乃于詩有合焉詩之之道如此豈
其孑然孤立而沾沾自喜者之所能任哉宛有
李氏稱詩非一人又非一朝夕之故矣自孝廉
公而下則太史比部以至侍御茂才諸君子斌
斌如也分之人各爲集合之則爲一集而曰六
李云六紀數李標氏志盛也不假借不取盈貴
精也不肖從海內談詩已知有宛李袁遐漢晉

唐宋以至我

明上下古今作者至嚴核矣今觀其家集益信也辯子可以貌萬物而貌已于鏡然貌鏡日久則想像而知之作詩者必尚論古之人而友天下之士古人猶今日也天下猶堂上也今李氏之詩體習而安氣冲而適集不媿古而篇不媿集矣不肖與侍御交因得論其家世焉夫太史紀言動成一家言以潤色　皇猷者也比部司民命必其中于刑罰而禮樂斯興乎侍御采風

陳詩于
主上劑量剛柔俾悉獲乎中和之美者焉是皆
因職以求詩因詩而自効所以禀乎孝廉公之
教而繩引茂才諸君子于勿替者矣夫合一家
之內而六人同時稱詩有以盡乎君臣父子之
道則不爲宛李盛而爲我
明盛也是漢晉唐宋歷代之所未有者也

王穉玉集序

夫君子之立言所以行於世者其大要有二曰詩也文章也詩宗三百篇尚矣予觀古之說詩者若端木氏卜氏毛氏皆直指其人某事根極詳贍非僅僅訓詁其字句而已文之爲書爲易爲道德經爲太玄之類讀之皆適于韻則詩之與文章實未始岐之爲二也由古之道無意於傳而其言傳其後則有意於必傳而始有耑門之學如爲詩則不能爲文爲文則不能詩又其

後則思不能以勝前人而不得不別爲一蹊徑以務新人之耳目而始有變體之學如詩爲選爲近體爲詞曲文有序有記有題名有誄墓種種不可殫述至於今日則體無所不備必欲兼收之而成集不如是則目之爲才短爲小家噫詩之與文章其自無而有自一而二自成而變前以開後而後之必欲兼前皆勢也即其人與代亦不自得而知也余閩鹺大夫王公起家爲令爲給諫爲臬使爲淸卿今治鹺于閩登頓仕

途間凡二十餘年而風波變幻未足以經其一
瞬者所至必盡心民事蒿目時艱慷慨數千言
悉中窾係而施行之有效以故有奏疏條議樂
府紀事諸篇與賢士大夫遊千里若比肩以至
騷人韻客衲子道流靡不周旋獎引以故有傳
誌序䟦酬贈寄懷諸篇性耽山水無論其輶軒
行部所過不遺與之所往不憚裹糧問關以窮
其勝域中如五岳峨眉武當匡廬天目武夷無
不受杖屨者以故有游記海賦及登眺名勝諸

篇每尚論古之人若身親見之其頹基廢址爲之酹酒悲歌徘徊不忍去亦必用光復其祠廟以故有碑碣祭告懷古諸篇日積月累富而成集其體無所不備其道無所不至其取精也多而用物也弘矣則鹺大夫之不願以此易彼亦明矣昔蘇子瞻在宋時備嘗坎壈而其著述爲兼古今所未有傳者謂其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噫知言哉夫鹺大夫不可謂前無倡之者矣余不敏敢不執鞭弭以從大夫之後

浣花堂詩序

唐人以五言律爲大家會嚴滄浪反謂其易於七言非也蜀中陳叔達李太白其著者而朴質森峭具焉子美在蜀久自言入蜀而詩始變其簡高遠夫亦曰詩句法如何則詩固盛于唐而尤盛于蜀也夫蜀蓋奇山川哉予郡大夫蜀產也大夫雅稱詩而人不知今年程山人至始知大夫詩又與同官王稚玉阮堅之二公時有登眺倡和益不能掩其爲詩也余社林天迪乃亟

行大夫詩矣噫令拾遺非胡琴之碎而供奉鮮謫仙之推豈其終泯泯焉者乎物固有時見耳桃李本春而華菊本秋而黄必命之爲妖詩何獨不然令大夫之詩以冲淡爲宗而往往出奇語葢大夫於冲淡其天性然忽不自知其爲岷峨劍閣之所陶鑄觸發而驚人也大夫之爲治清淨寧謐使民不擾春月化成閭巷歌之則人之詠大夫與大夫之自爲詩也合而觀之可矣

劉氏部詩序

夫詩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是故言者足志而文者足言也然要之在乎有才人而無才安得有情其志乃卑卑不足數耳苟志之如是而言不足以達之言之如是而文不足以被之則其才乏也夫才者非楚之所患也唯楚有才自古記之矣其志深其聲激習使然也屈左徒之騷詎非楚聲哉其志與日月爭光而其聲、天壤其敝也曰楚聲卽天下聲可也習者不察

以楚善怨而本之乎騷夫怨者情也必忠臣孝子之思有所甚不得已而後溢之爲怨以屈平之才而懷王卒任用之不足張楚哉怨深者必樂甚者也樂爲用則怨不卒用也以楚論之則用原爲正而不用爲非以騷論之則怨爲正而不怨爲非是故謂其怨之善則可而不可謂之善于怨也今之人浸淫欲矯之以樂謂天地萬物不足而覊我得失榮辱不足而動我我之所言必人之所未言我之所樂必人之所不知其

樂而楚調于是一變矣夫自生人以來此情同
也此言同也必爲樂者未知騷之不必于怨也
必爲異者未知騷之本與人同也騷本于雅雅
本于人情與情近者是以言之遠也其賦情篤
者賦才之厚也余不佞交楚士最多喜其有情
如袁儀部中郎李太史長卿郝給諫仲輿丘太
學長孺衲蘊璞皆異才操楚聲寂競而龍氏部
君御魏少府頫超王秀才不疑又復與海内詞
人左右顧相合今劉氏部元定亦大都主合者

也余以爲人情不甚相遠而詩之道無離合三百篇以至詞曲之家不相悖也唐時李杜之分道而馳其善處則若出一手也何則反此情則言非其言耳是故謂楚多才則可謂楚之人情而遂與人殊豈有是哉元定刻稿不一其詩亦屢變余每舉其善者則元定與元定自相合也又與天下人相合也唯可以合一已斯合一世唯合一世斯合古人矣余朝夕于楚之山川尚勤夢寐然友其人可以意會楚山川有情者也

故生多才噫非不佞之言也乃古人之言也

吳非熊詩序

余不佞目能相士一過而不失也故不佞客雖多而不雜或有千里之外來相慕見或有數武之內逡巡不前此亦人各自量耳而不佞寔非有所得也或問相士何法曰以言不佞與客不談他事惟問客自何來彼土山川佳不近日見何人及諷詠所得意客一置對卽知之矣或問言可假乎曰言可假也色不可匿夫人之含睇明眉美鬚好潔面如傅粉種種佳事但在韵士

則可憐在俗人反致憎此非有成心眞所不可
解耳譬之於女或禮義自防或守宮已化眉稜
頰暈自然分別而施朱貼黃無關神體士亦宜
然吳非熊新安人客於金陵無聞也余見而目
攝之又客余閩值余在家無事與之游登城則
山上之野則湖邊客不能從而獨與非熊無虛
日余出門非熊亦歸謂不佞不在客此無用矣
又得與余游武夷洪厓匡廬九華之勝始達白
下而客於是始有妬之者余謂亦未必眞妬如

眞姸之亦自可人耳非熊古詩學謝靈運沿及盧駱近體類岑嘉州字句尚覺實余愛其末落韵時散吟如峽猿聲令人悽絶登山好窮花鳥之致其性達生適意而往無雜事矣夫非熊之詩如是也其以爲言可假乎哉

潘穉恭詩序

詩宗國風尚矣夫國風者好色而不淫者也好色何取曰風者渙而無迹之物也必待色而乃著色斯情情斯風矣與淫何別曰虛實之謂也虛者可以風可風謂之好色矣而淫不與焉然則國風可得而言乎曰二南尚矣夫士之慕女亦猶女之悅於士也是故有寤寐之求者而必有卷耳之思也有懷春之誘者而必有摽梅之壁也此之謂至情匪情則僞物矣奚采焉然則

何以謂之風也曰夫風蓬蓬然起於溟涬之中而卒不知其所止也草木遇之而披拂人遇之而和暢矣人亦孰不有情觸之自動耳其遇一而悅者必其遇什伯而悅者也悅其得必怨其失者也其所以不得之故內之不能越於禮義外之不能越於山川也是故爲嗟嘆之爲詠歌之而已聖人曰其始之不能不動而終亦歸於無聊此可以爲風矣風者諷之之義也曰此事能遣則事事皆可遣也正不必諱言之也陽臺

之雲洛水之神髣兮髴兮孰別僞眞夫使宋玉非有心人則東家相窺何以察其長短赤白之不能差毫髮哉然而三年不許玉必有說也以醜爲好而又善謗人此登徒子也登徒子之病病在無情耳無情則必善諱善諱必易責人也晉潘黃門出遊於洛擲果滿車說者謂其臨哀能誄則有情之文也予友穉恭以同姓而慕之少挾令姿詞藻清妙兩都之地靡不遨遊嘗邂逅金陵子一夕而許之友朋力贊成此以爲艷

事及其潛影曲房則但理香茗之淸緣而巳穉恭在成均家眞州常有盈盈一水之恨兹復將遊閩則去此當數千里矣余於是而知宋大夫之三年非艱而穉恭之一夕非孟浪也葢逹乎色者也逹乎色者可與語情情之所在而文生焉予於是而序穉恭之詩矣詩品曰潘淺而淨人尚以爲恨予謂不然夫其言淺者其情深也其心淨者其言淨也西征之賦采風備之矣使安仁不好遊徒文弱自愛則無慷慨丈夫氣而穉恭何慕焉

石頭菴集序

今之世未嘗諱詩而又似深諱詩也縉紳家作者什七而談則百無一不談則諱也山人詞客行於世者一詩私而論之又一詩也所行與論悖則諱之之故也顧獨乎緇錫之流日趨於詩此何以故或謂其無關于禪理暘剽竊之易知此尚可稱詩乎惟其諱之之愈甚故其竊之之易為力也則所好之不真也人而苟真好詩則何害於禪禪所以資詩耳猶乎冠冕揖讓鉦鼓

號令烟霞水石樵釆傭作之間無一而非詩也或曰詩作矣何必於談曰夫子不曰德之不講乎佛不說法乎又不曰講武乎不談則其義理不新而人無所啟發愚常見有書中所不載者而多得諸四方之口也有思慮所不通者而忽現於立談之頃也故談之之功與思學相叅焉者也余在金陵有詩社談詩社中有愚公余之初訪愚公於石頭菴愚公自江上來余讀其新詩異之今年信宿菴中始得覩全集頃愚公講

經永慶寺與余邸相近葢朝夕過從于謝公墩之側矣愚公詩古體有氣力五言律奇而險顴多慷慨悲憤之句不作禪語所以爲佳偷家詩苦入禪語是猶搢紳家有富貴氣秀才有舉業氣也愚公遇山水則樂友朋則樂夜談則樂談興則起舞葢得乎詩之趣矣或曰談非不可懼有禍耳曰夫人不常言晉以淸談取禍者乎晉室東渡功必首王謝矣新亭數語羣輿兢復之心對奕如常已知肥水之捷夫不談則不成王

謝無王謝則不足以祚晉是晉得談力也何禍之有噫石頭是昔所營戎壘地也愚公以之名其菴日與客談詩值太平時耳夫以士馬倥偬成敗俄頃之際而從容談笑自若此予與愚公日徘徊于荒墩野草之間而未嘗不三歎輿起于斯人也

陳伯全文序

余與陳伯全少小厚善迄今十餘年伯全爲人深沈而澹余以此相慕用不窮余每歎夫涉世久者天眞愈漓故喜得一素心之士而與之言然其言自足以徵毋論見於何處皆不可勉强伯全之爲文其思深其氣沈而味澹不待竟而知非他人所能託也何則言不易知以未知心夫苟心之知則言是其一大證耳而況乎爲文也者皆聖人之言而吾復以言言之少屬牽合

則其迹立見矣噫聖人之言又何莫非世法也
涉世久而天眞漓是安知所言何物也予所樂
與伯全終日言以此

董叔允詩序

閩中郡故瀕海登高山卽見之矣其以爲不見者未察其徼者也董生之居在白雲山焉水自其山下繞者海也叔允乃以詩自豪夫以旦夕之間几案之上眉睫之所出入心鬼之所浮沒有不同者其發之爲詩也不與人異乎刻成予得觀之知叔允又嘗走大行燕趙間矣今將浮洞庭登岳陽也是叔允之詩大未可量也其以爲可量者猶河伯之見笑於海若也

俞君寶詩序

俞君寶來予閩攜有舊刻路忽亡去今復彙其出門至閩詩爲一帙刻之屬予題數語予謂詩之道主變凡詩家有某集某集不一而足皆所以志變也君寶走三千里更幾晦朔矣則山川之所登覽風土之所經歷友朋之所應接不可爲不變矣而其舊刻亡去非偶也君寶詩有奇句新調不爲舊套所束縛盖足以語變者

程山人遊閩詩序

客來遊閩者如沈嘉則顧季狂王子幻近日沈從先錢叔達俞君寶之倫皆有集至別後而客卒不忘乎閩閩之人亦往往念諸君子不置夫惟別人情始見矣情之所見曰辭故不覺其吟詠之多而自爲集也今年程士元來寓鍾山余見之晚投詩甚佳未幾苦折肱臥病蕭寺老僧相伴日夕聞鍾磬數聲而已其于郡城三山未之遍遊而與閩之談蓺諸君子未遍識也乃其

詩亦已成集而士元之爲詩與沈顧諸君子稍殊沈顧之詩任其才情之所適士元則抑才以就法必使勻稱而後已夫以士元之病不出門所遊不能諸君子之半而其吟詠顧不減於諸君子則又昌嘗以老僧相對日夕聞鐘磬數聲者之爲非遊乎

王生秋吟八哀序

夫宋玉有悲秋之賦獨取別懷隱侯有八詠之章非闕一序惟情以相生故文之不嫌於互見也信州王日常以無衣之客爲無家之游於時朱明既謝素節攸興霖雨泥而成露落葉藉乎衰草商飈涼月對之能無斷腸旅鴈候蟲聞之能無墜淚悲哉秋乎雖更四序以代移若爲一人而[illegible][illegible]也於是援筆抽緒而吟八章命意則新體[illegible]倣古夫秋則哀矣而哀以禁之心則鬱

矣而驚歎暢之雖比咸陽布衣情異千乘而要
客舍馮驩悲同一慨云爾

丘生稿序

余去年潞河與丘生別生以其所作文欲余題數言余第應之而已未有以復也茲閒關自長安來訪余於雞鳴山下索之不置余念別生一年所矣日之不能不逝也地之不能不遷也友朋之不能無聚散時事之不能無低昂也獨吾兩人相對慰藉如平生詎能忘情哉情之所關則亦聊爲記之而已後之爲夢寐爲感慨未必不因之矣若生之文是非可否則生以爲如是

而余未必以爲如是也余以爲如是而人又未必以爲如是也余烏能定之

林子眞詩序

子眞死將有半年友人學佺始得其遺稿選輯而刻之而不佞旋有內子之變踰月哀痛甫定乃復爲之序曰噫予與子眞何相須之殷而相別之遽也歲辛卯予獲補博士弟子員與子眞同子眞年十五耳予長有三春秋而子眞風氣遒邁實在吾上也次歲不佞計偕公車歸則子眞已稱詩才氣甚高日凌侮其同輩且浸淫及不佞矣亡友徐惟和贈之詩曰眼中之人惟有

汝實大奇子眞才里中有陳君好古善相士遂以女許子眞人謂是子夙慧未必有成不能長久於世而陳君不恤意得子眞一日門楣爲光寵也癸巳試於有司不售始益荒淫自廢日逐諸少年行一旦深入貴人室幾不免於虎口子力脫之始得去又喜飲酒其尊人甚愛惜子眞遇子眞醉必中途負歸往往不知乙未歲又復專精於舉業前所不售有司乃大奇之謂幾失子眞丁酉其尊人補淸流縣廣文子眞從之任

邑人有王生負奇氣與子眞遊相得日懽始變名掀奇服散家財結客今海内有俠稱實子眞勸之王生者王若相如也予辛丑之淸溪與子眞徘徊於東華漁滄間三日而別壬寅再歸則子眞丁尊人艱居家葢無日不相依矣子眞在淸溪與予友黄貞甫數書札往來慇懃貞甫甚以爲念予去年與子眞别晤貞甫於鍾陵談子眞生平甚悉貞甫謂子眞何必自平生也秋來泛彭蠡泊卌石鐘山豫章喻宣仲見送適欲

遊閩聞予雅談子眞臨行索諸友人書予悉應之獨至子眞有難色諭生謂何可遺子眞予意莫所適主徵領之而已是八月望後一日也子眞實前五十日死噫亦甚奇矣豈其聲氣之感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耶昔子建之致慨於仲宣而江淹之三復於袁炳其所重者良有以也子眞詩始學宗子相詞調甚響後乃漸入古人今所刻樂府歌行大抵出入李長吉溫庭筠二家亦微具青蓮一斑耳五言古直攄胸臆有魏晉

之致五言律已近幽非唐人字句不用也七言
未脫子相晝閒有學杜者絶句皆可觀可諷但
其所得意無題諸什㝷謂尚不能窺義山之室
十不存一二以此庻幾不負於子眞也子眞意
不可一世始亦未嘗私於不佞既乃同調甚相
贊賞社中譏其作詩擬能始體噫不佞何敢謂
自我作法亦妄意步趨前人耳子眞者可與共
學者也子眞之好色不耑不厭日夜役其精神
是欲人盡東家家盡臨邛而後快然其意謂士

不能自致於青雲之上則不敢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而荒淫以自廢及予聞有出入則極口以諫謂子將有用之何苦效此噫子眞之於不佞可謂深相知者也子眞居喪不戚蓬跣見客大有稽阮之致爲衆論所不容予始用延譽子眞於有司郡司李阮堅之邑令長洪子厓甚重子眞才品必歲月在山水間始得一見不則以病嬾辭前歲屠緯眞遊閩予爲之介曰是固江南第一才子緯眞亦第不信一時聞者大誤

後子眞出其所著作觀之綿眞始大擊節曹生非阿私其所好矣噫子眞之天性至孝與物無競而內蓄經濟之具外託荒唐之鄉則自不佞而外莫有知之者也若以詩論則地上之名所重在才地下之名所重在法今子眞詩其才與法爲何如其自不可掩者矣奚俟不佞言乙巳孟夏朔日書

子眞詩跋

予讀子眞詩旣復慨然曰吾人之於世其信有情耶其信無情耶夫情者能升降乎神明而死生人者也人有情而生則固當爲情死耳春至艷也女感之而悲秋至爽也士感之而悲惟其情之所鍾故不覺爲化之所係如是而生人死人又曷旣乎夫惟有情之極旋爲無情而始能拔於生死之塗予憶子眞少小時父閉之讀書齋中見月歎曰如此好月顧在家閒坐烏能已

已則子眞早已有情想矣其後之飲酒輙醉意以色授種種情竇皆從此時發也彼知夫天下之樂不外一身而千秋之名不能易須臾審矣甚矣情之爲累而尤不可使知之者也子眞而在其不能忘情於予亦明矣予今者有鼓盆之歎夫莊生非能忘情者也彼之哭妻也不於其始嫁而於其始生妻之未嫁則他人之女耳彼之喪妻也猶乎喪友者也其喪友也猶乎喪他人者也總而歸之於造化情遁散則遁薄矣噫

予今而後內無與言外無與笑子然一丈夫也是造物之奪我以情也其爲厚我耶其爲薄我耶予順乎化矣奚其知奚其知

折酲草序

夫詩以自然爲宗自然者氣之所爲也氣在人未有始以前至足矣行之於八極之表而人不知者風也惟夫氣有淳漓故風有高下焉風之敝至令人中心憀怛生病造熱詎不危哉達生之士憤風氣之日趨于浮薄徃徃託之於酒以補其所不足故曰五斗合自然又曰醉者墜車而不傷其神全也不聞大王之風乎清清泠泠愈病折酲夫彼固終日醉而未嘗醉也茀有所

託以陶養其氣耳唯浩然之氣無害迺得爲大王之雄風也予讀伯庚之詩盖雄哉風乎其高深而莫測則起蘋末而侵谿谷緣山阿而舞松栢者乎其瑰瑋而流麗則入深宮而上玉堂躋羅幃而經洞房者乎其悲壯而激烈則飈颺熛怒眩眩雷聲廻穴錯迕而礮石伐木梢殺林莽者乎其飄颻而順適則獵蕙草而離秦蘅翺翔激水之上而擊芙容之精者乎夫是一風耳而吹萬不同使其非有氣以主之則風自爲風而

物自爲物也使伯度之詩而又非有氣以主之雖具種種相而詩自爲詩物終自爲物也伯度且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曰我遊于酒人耳我頽然自放也頽然者全之極也自放適之至也故伯度之詩爲自然爲氣勝爲合于風而自名其草曰折醒

尹恒屈詩序

語云千里一士比肩而立志難得也余數奔走道路游于山川間未嘗不亟求友之思而危獨立之歎也去年從豫章來登匡廬泛彭蠡凌天門躡采石秋盡始抵秣陵遇蜀尹武部恒屈恒屈已有先容予者見遲良久余驟而得恒屈而後意可知也于是予與恒屈稍莫逆予本投閒恒屈好嬾予性佞佛恒屈清齋其爲趣況一也予之所友恒屈之友恒屈之友卽余之友其爲

交游一也臨池談藝必盡短長對奕銜杯迭爲勝負其爲犄角一也高臺流水引眺何極春花秋月命賞都遍其爲留連一也夫人也因其所同而同之則莫不同矣因其所異而異之則莫不異矣予與恒屈之爲人有不期同而同者焉而其爲詩惟日求異以致其同者焉今恒屈之詩何如哉其在楚者非乎在蜀者也在金陵者非乎在楚者也蓋駸駸日異而歲不同矣古之人如是也其可量乎哉予乃走數年往來幾千

里始見此人耳恒屈今別去將歸蜀遡流而上直指江源其自三山九華以至潯陽鍾蠡之間則余去年未見恒屈時路也其自武昌荊門以至巫峽錦官之鄉則恒屈昔年未見余時路也風景不同山川如昔懷人天末扣舷而歌予知文有不容已于言者矣

丘文舉詩序

唐詩王摩詰禪理自深孤浩然有蓮花不染之句稍露其緒耳今人不通禪理而學王孤多失之淺弱是未得其膚也夫神氣不存則其容色立槁矣劉須溪評寥寥有趣是于壁上淡影而彷彿見之嚴滄浪高廷禮之所取皆本此味二公皆閩人閩人之祖王孤者十室而九也海內言詩有閩派不失正調但有弱而不振之弊非詩之罪也亦非其地與人有以限之也苦未解

禪理耳予友丘文舉其爲人澹于世味家住建溪風適山響霜落潭空已得悟門之趣其爲詩學王孤則性近而習成之非字句摹倣可知耳項者來金陵印南藏數百函而歸以詩序徵余諾余謂文舉曰子不聞孤山人之語于中允乎玄宗索之而出則誦其最不得意時之語萬乘怫然而鹿門烟樹始長往矣右丞之被禁時宫槐葉落心境凄然非此幾不得免故輞川之内有若問窮通漁歌入浦傷心無限總向空門而

已二公根器大利觸下即悟譬如鏌邪干將乍經拂拭光瑩莫當吾儕其何敢望但子之清齋奉佛積有年歲早斷乎進取之念矣余以太平之世浮湛冷局罔懈參脩語云巧者不過習者之門願自今以往愈加勇猛如救焚溺不得自安若所入有淺深則請于詩而辨之矣

洪崖游稿序

游山澤觀魚鳥至樂事也比之遊仙焉夫能遣除萬慮任情獨往雖峭壁絶巖迅灘飛瀨與夫猿狖之區百鳥之所解羽宗窠危栗無非寓目佳境者則其心虛而神適也心虛則神含之神之所含精華出焉故宜靈秀弔詭要耿弘肆如太虛之浮雲任其卷舒如洪海之應龍恣其變化則神之所為也藉令有一芥蔕于其胸中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近在目前不啻隔數塵矣

況能形之詩歌傳之好事者乎予性喜游遇名山川莫不裹糧駐屐者久之今年過南州尋仙洪崖會霖雨彌旬不得窮其幽勝獨取所謂蕭峰洪井諸處一寓目焉返棹入城問南州作者亦有游洪崖詩否則於友人鬱儀氏所得文明宗侯詩一卷而讀之未始不反復三歎于斯人之先獲我心也文明以王孫貴游不耽歌臺舞榭而山澤是樂固已奇矣游而形之歌詩詩輒秀色與西山競爽非胷中空洞神相為用者能

之乎顧文明今則已矣其所不朽者在是而諸
公子雅好文因鬱儀氏索余以言故書是而歸
之正謂翕廢之侶不必在今日耳

陳大理詩序

已亥歲予左遷南大理棘下有二君子稱詩其一爲高安陳德遠一則新會陳抑之也　國朝官制大理名最古事與前代稍殊前代廷尉理訟獄御史中丞得而評駁之今大廷尉品秩亞司寇氏一等以下皆然然司寇所治獄廷尉得而駁議之間御史臺問事不送比部者亦必送廷尉而後成獄也則廷尉事徑省而權顧不重與南棘在玄武湖之左而鍾山之陰也伏觀

勑書有曰以其澄湖印若蒼翠巢巔寘下莫潛
毫氂智人居是寧不開懷抱而嘯終日引觴侶
酌以快今生噫洋洋哉
聖謨也貫索之星七宿聯珠是名天牢其中貴
虛若有實之者則有枉之者矣然上之虛也應
乎其下必由中之虛也而動乎其外豈非生生
之機所謂法天道而行之者耶故法司一也主
受成而事省惟大理爲然大理一也山水閒而
地勝惟南都爲然是故易呵斥而理嘯歌省鞭

朴而耽杯酌或者以爲雅俗之分而不知其爲
生殺出入之所繫也或者以爲自得于性情而
不知其爲
祖宗聖人之所訓也予與抑之德遠二三君子
日夕稱詩者以此抑之爲人强毅爽豁善决斷
詩大稱是德遠敘之詳矣予不具論獨論其稱
詩之由使夫觀之者知二三君子之非託于山
水以志其寥落不平之感者也亦使夫後之君
子有繼之者之處乎此也

沈從先榕城集序

從先之與余遊也離吳入越則虎林之西湖嚴州之釣臺太末之石梁皆越中境也離越入閩則建州之武夷歸宗延平之玉華寶山汀之滴水邵之七臺余郡之三山石鼓永陽之方廣高盖方壺姬嵒皆閩中景也從先入閩將及歲閩人所未能遊者余示從先遊焉從先每遊意會處必有詩取即境成不於後補綴之故以遊則多余倡而從先和以詩則多從先倡而余和也

其詩率爲與余同遊可互相證間有異者從先
好爲樂府擬古諸什余力固未逮亦往往以玉
臺香奩而寫其鬱紆無聊之況余則冠進賢冠
不稱也集成命之曰榕城榕城余郡名郡中多
植玆木故名之從先日出遊於閩之路有往復
焉而所居多在余郡故以之名集也榕性喜水
石根抱石爲刺繡文每臨水則如虬舞狀影冉
冉與波俱逝夫是物有幽人之貞矣是宜以名
從先之集也

章吉甫詠懷詩跋

顏延年之詠阮籍曰沉醉似埋照劉彥和謂其使氣以命詩一出一入頓殊乃爾今觀其所詠懷者何如也夫詠懷固自難其指物雖廣射意則專積之者久發之一時繁簡深淺惟其所適耳後來擬此體者不少聲詠且勿論于不知其所懷爲何物也夫苟當樂而哀則必有當哀而樂者矣雲間章吉甫詠懷詩直與步兵有相遇焉乃清峻悟暢人